

白雨齋詞話

白雨齋詞話

〔清〕陳廷焯 撰

白雨齋詞話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白雨齋詞話

〔清〕陳廷焯 撰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)

此書在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大統印刷廠印刷

開本850×1156 1/32 印張12 插頁(精)4 (平)2

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數(精)1—2,400 (平)1—8,200

統一書號：10186·455 定價：(平)1.85元
(精)2.70元

D4210
自序

倚吟之學、千有餘年。作者代出、顧能上溯風騷、與為表裡。
自唐迄今、合者無幾。究以於音之道、闕乎性情而半造化。
小其文者、不能達其義、竟其委者、未獲泝其原、揆厥所由。
其失有六：視風驟雨、不為修飭，但看繁絃、絕無縵蕩，失之一也。
美人香草、貌託雲脩、據雨梨下、指陳頃屑，失之二也。
雕鏤物類、拟討聲色、穿鑿氣工、風雅全遺，失之三也。慘懷
憎情、寡寥善索、威厲不畜、虛移往勞，失之四也。玄深未深、
浮林契合、於揚失察、惶恤淺詳，失之五也。枯如蘇寢、少感
迴文、莫拾孟特、相閑韵失之六也。作者僉漏、議者益左。
与丙辰同吉

唯使：
宣在鍛

竹垞詞綜可備覽覩。本書為林逋之論，紅友詞律條目，諧適不足語。正惟之原，下此別務，不櫟亂矜才，該博大雅。自知聲氣競，休性情，失英秀。究極夫人心不能無所感，有感不能無所寄。託不厚，感人不深。厚而不鬱，感其所感，不能感其所不感。伊古词事，不外比興，山谷而前，自期以同心，攘徇忍尤卑。不設手此度，為一宗之裴歌。下千年之血脈，所感者亦且遠也。馮人之感之於文，不若感之於詩。感之於詩，不若感之於詞。詩有韵文，無韵词而趣印尋妙，詩不能於被佳音。毛卿端已首奏其謫，固秦嘉史張王曲竟其緒，而墨皆昔源。杜風雅推率於降肆，故其情長，其味永。其

為言也哀以思其感入也深以惋嗣是六十年沿其波流
 魔表厥宗旨張氏詞選不尚已為矯枉過正之舉其模雖
 隘門牆自高積是以尊謹緒未遠而有世知之者鮮乃之
 者尤鮮矣蓋齋先生撰詞話十卷率取風騷正其情性溫
 原以為神沈鬱以為用引以平端表諸聖人先哲與古人
 以為範猶咸一家言亦有所大不尚已れ中為散詣修近一
 續曆日寄意入作附錄一二非敢抗美若賢否以自鏡而
 已光緒十七年除夕日志峰陳廷焯序

除夕日志
可刪
直改作母徒

刪
序本不可

校式微宜
及國此
愛以不
安矣

白雨齋詞話卷第一

丹徒陳廷焯亦峯著

下空
四字

詞興于唐盛于宋云々

白雨齋詞話

丹徒亦峯陳廷焯著

卷之一

詞興於唐、盛於宋、衰於元、亡於明而再振於我國初、大暢厥旨於乾嘉以還也。

國初諸老之完心於倚韻、取材宏富、如朱氏彝尊、詞綜、持清精於知新氏、樹詞律、他如彭氏孫、詞藻、全集、詞話、同西河詞話、毛奇、詞苑叢談、徐鉉等數、或講於律、或極於雅、或肆辭、或省而就破、於此中其消息、皆未詳、固矣、率原直揭二昧、余竊不自量、撰為此編、庶拂陳言、獨標真、備古人有曰、自序司舌卷一

雖尚其涼我

時代無一二詞者、差強人意、不逞一凜人中而已。自國初諸公出、九五色朗暢、八音和鳴、備極一時之盛壯、規模雖具、粘蘊未宣、綜論羣公、其病有二、一則板襲南宋面目、而失其真_華、色揣称雅而不韵、一则苟冒北宋小令務取穠艷、遂以為晏歐後生、不知晏歐已前下乘、取法乎下、弊將何極、況並不如晏歐耶、反是者一凜其年、於第泊樽軒之貌、躡揚湖海、不免叶蕃樊榭、窮吟而詠、然後似有可觀、於忘物一邱一壑、不足詩才滄海、大秦華、高也、學古人词、貴以其实、原舍本末、終無是處、其年、學嵇軒、

先稼軒也、竹垞學玉田、先玉田也、樊榭取行於楚、騷、加楚騷也、均不客不無。

作詞之法、首貴沈鬱、沈則不浮、鬱則不薄、顧沈鬱未易強、本不根柢於風騷、烏能沈鬱、十三國、垂風二十五篇、楚詞、忠厚之至、亦沈鬱之至、詞之深也、不究心於世率尔操觚、鳥有巢處。

詩詞一理、然之有不盡同者、詩之高境、亦在沈鬱、然或以古朴勝、或以冲淡勝、或以鉅麗勝、或以雄蒼勝、細沈鬱於四者、中固是化境、即不盡沈鬱、如五七言大為暢所好、言者必別有所就、若詞則含沈鬱之外、更無以為詞、蓋為

幅狹小，倘一直流去，不留停地，雖極工巧，以故諱者微矣。其淺矣。

唐五代詞，不外及審、正、在沈鬱、宋詞不盡沈鬱，惟如子野少游，美成、白石、碧山、梅溪諸家，未有不沈鬱者。印東坡方回稱軒夢客玉田等，似不必考以沈鬱勝，猶其佳處，亦未嘗不沈鬱者。詞中所貴，尚未可以是耶。

張氏諱詞，遙而稱枯槁，詳見之，雖有已才竹垞十倍者，古今選舉，以此為最。但唐五代和宋詞，僅取百十六首，未免太溢，而王元澤眼覩漏滑，歐陽公歸江仙，李文芳臨江仙，公於列人，令人不解。印朱常真通其五事，忘予淺陋，需選擇。

既奇即不當列入、又東坡洞仙歌只就孟昶原詞敷衍成
率所感雖不同、終是依人作傍、词綜譏甚有其全之憾、固
未免已而词選必推为傑構、亦不可解。且以吴梦窗与
梅溪、不錄所見於左、總一小疵不能免於词中大
段、苟有裨會、温韦宗風一燭不滅、頗有此耳。

毛氏词全祖範勝、所以獨絕千古、菩薩蠻更漏子諸闋、已
臻絶詣、後來無能為繼。

所谓沈鬱者、素在草先、神游言外、冥怨玄思、歸之悵、寓孽
之孤臣也、威凡文恬、之冷淡、身世之飄零、嗜古才一革一
木、昔之而昔之、又安若隱若現、耽情不霑、及復缠绵修不

许一语道破画狗掉板，高论见性情上厚和细。词句懒
起，虫蛾眉弄妆梳洗，连。每浪傷心溢才言表，又春夢正。窗
檯鏡中，蝶影輕涼哀然，真有_生言難言之苦。又花枝子。
規啼綠寒殘夢迷，又鶯鏡與花枝此情誰知，如皆含你意。
此種詞第寫自寫性情，不必本勝人已成絕響。後人刻意
爭奇，愈愈下，每有一二毫傑之士，與之挽回風氣。

毛氏更漏子三章，自是絕唱，而後人獨賛其末章梧桐樹
歌，胡元任云：底鋪工才造，確為奇絕。此詞尤佳，即指
梧桐樹歌。也不知梧桐樹歌，用草較快，而意味無上。
二章之序，胡氏不录，故以奇絕目毛卿，且以此章為毛

鄉。冠淺祝。无鄉者也。浅人淫而和。以輕例。是允千年梦
梦。

无鄉更漏子。首。連云。鶯塞。催。城。鳥。幽。屏。金。鷓。鴣。此言苦
者自苦。樂者自樂。次。連云。蘭靄。垂柳。風。鍾。滿。庭。堆。蕪。花。此
又言。感者自感。哀者自哀。六印上。連苦樂之素。輕例言之。
純是風人。辛法。妙改換面目。人自不覺耳。

无鄉菩薩。度十四年。全是梦。臉。變相。古今。一極軌也。桂賈
其芋。亂誤矣。

唐代词人。自以无鄉为冠。太白菩薩。蠻懷秦。城。無。自是
言。詞未盡。無上。拘。諱。曾。甫。子。奇。夢。江。南。竹。枝。諸。篇。合。者。而

寄和卿麾下。亦不能為之至也。

南唐中宗山花子云還興詔光共惟悴不堪。抱愧之至。攀之至。更待物終。後主雖善言情。卒不能出其右也。

後主詞思設懷婉。詞場率色不及和卿。之原。自情牛松卿輩。

布端已词似直而纤似迂而簪最為词中勝境。

端已苦蘪蠻四。未憐之故國。之恩。而素晓词直。一簪和卿。面目。終消良匠。自相画。余嘗設後主之祝和卿。合而鑒者。也。端已之祝和卿。舞而合者也。

端已苦蘪蠻云。未知。還卿還卿。淡如腸。又云。寡恨對斜。

暉。憶君。不知歸國遙。云別後。只知相憶。淚珠難。寄。应
天長。云夜。綠窓風雨。歎。陽君信否。皆道。蜀後思君。一海
時中原鼎沸。壯歸不能。瑞已人呂未為高。於其情。亦可哀
矣。

孫蘇文詞氣骨甚道。措語亦多警鍊。然不及溫韦毒心在
此。空少閒玩之致。

馮正中词極沈鬱。取宋初杜、柳。纏綿忠厚。與溫韦相
伯仲。如蝶恋花四章。古今絕構。词盡率李易安词序。枯槁
院落。一章。為歐陽公作。他率。又作永林词。惟词徐獨
云。馮正已作竹垞。持核羣卉。必有所據。且細味此句。與上

三季華墨的是一色歐公無此季華。

正中蝶戀花四闋。情詞悱惻可憐而然。詞選云忠愛缠绵。
家於賸解之義。延己為人志誠嫉妒。又敢為大言。此詞蓋
以極簡異已者。其君之所以信而不疑也。孰詮確者。
正中蝶戀花首季云濃睡覺來驚○沈○驚○殘○夢○夢○驚○
憂○驚○畏○淺○思○苦○次○季○誰○道○闲○情○拋○棄○久○每○春○未○
惆○悵○還○依○舊○日○花○前○常○病○添○不○深○錢○裏○朱○顏○瘦○脂○粉○不○
踰○其○志○心○而○謁○自○行○而○不○輕○果○毅○而○有○守○矣○三○季○云○淚○眼○
倚○桂○物○獨○後○雙○益○來○時○陌○上○相○達○否○忠○厚○側○怛○蕩○往○動○人○
四○季○云○淚○眼○向○花○二○不○詠○究○紅○魏○画○秋○千○去○詞○素○殊○怨○愁○